

語絲

期八十四第

版出一期星每

地址	北京大學第一院新潮社
報費	每份本京銅元四枚外埠連郵費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元郵票代價以九五折計算
廣告費	每方寸每期五角十期以上七折二十期以上對折

竹林的故事序

馮文炳君的小說是我所喜歡的一種。我不是批評家，不能說牠是否永平線以上的文藝作品，也不知道是那一流的文學，但是我喜歡讀牠，這就是表示我覺得牠好。

我所喜歡的作品有好些種。文藝復興時代說狠話的里昂醫生，十八世紀講刻毒話的愛耳蘭神甫，近代做不道德的小說以及活剖人的心靈的法國和瑞典的狂人，……我都喜歡讀，不過我不知怎地總是有點「隱逸的」，有時候很想找一點溫和的讀。正如一個人喜歡在樹陰下閑坐，雖然曬太陽也是一件快事。我讀馮君的小說便是坐在樹陰下的時候。

馮君的小說我並不覺得是逃避現實的。他所描寫的不是什麼大悲劇大喜劇，只是平凡人的平凡生活，——這却正是現實。特別的光明與黑暗固然也是現實之一部，但這儘可以不去寫牠，倘若自己不會感到欲寫的必要，更不必說如沒有這種經驗。文學不是實錄，乃是一個

夢：夢並不是醒生活的複寫，然而離開了醒生活也就沒有了材料，無論所做的是反應的或是滿願的夢。馮君所寫多是鄉村的兒女翁媪的事，這便因為他所見的人生是這一部分，——其實這一部分未始不足以代表全體：一個失戀的姑娘之沈默的受苦未必比蓬髮薰香，著小蠻靴，胸前掛鷄心寶石的女郎因為想思而長吁短歎，尋死覓活，為不悲哀，或沒有意思。將來著者人生的經驗逐漸進展，他的藝術也自然會有變化，我們此刻當然應以著者所願意給我們看的為滿足，不好要求他怎樣地照我的意思改作，雖然愛看不愛看是我們的自由。

馮君著作的獨立的精神也是我所佩服的一點。他三四年來專心創作，沿著一條路前進，發展他平淡樸訥的作風，這是很可喜的。有羅倍耳那樣的好先生，別林斯基那樣的好批評家，的確值得也是應該聽從的，但在中國那里有這些人；你要去找他們。他不是叫你拏香泥塑一尊女菩薩，便叫你去數天上的星，結果是

筋疲力盡地住手，假如是聰明一點。馮君從中，這雖然寂寞一點，却是最確實的走法，我希望他這樣可以走到比此刻的更是獨殊地他自己的藝術之大道上去。

這種叢書向來都是沒有別人的序的，但在一年多前我就答應馮君，出小說集時給做一篇序，所以現在不得不寫一篇。這只代表我個人的意見，並不是什麼批評。我是認識馮君，并且喜歡他的作品的，所以說的不免有點偏，倘若當作批評去看，那就有點像「戲台裏喝彩」式的普通評論，不是我的本意了。一九二五年九月三十日，周作人于北京。

歸途

杜若

自從去國而後，和可愛的故鄉，已經有四年不相見了。這番爲了省視母親的病，我往三萬里外的歐洲，回到祖國，到上海後，便恨

本日期錄

竹林的故事序	周作人
歸途	杜若
我的南方	佩弦
茶話	子榮
隨感錄	林玉堂
徵火猥褻的歌謠啓	

不得一步跨回故鄉。但這時正是五卅慘劇發生之後，英日船已停駛，招商船則須等到星期一才有。我只有捺定心性在上海多住兩天。這兩天裏我也嘗到街上走走。只見租界上布滿鐵絲網，巡警都站著雙崗，真是如臨大敵，我心裏便感到非常之不快。然而這時候上海的市民還是熙攘來，現出一種太平景象。

好不容易挨到星期一我得以起程了。這回船上人是滿滿的，我那房艙的外邊恰是餐廳，又麻道，唱大戲，拉胡琴，和高譚闊論咳嗽吐痰的音，好像汽鍋裏沸騰的水，一陣陣蒸得我頭腦昏昏。這簡直是受罪，我也知道這罪：凡在中國坐火車，輪船，和住旅館，都有應受的義務，但從前可以不懂得？這是在外國靜了幾年，其神經已經失去受這種喧囂的習慣能。外邊鬧聲愈高，我的頭痛也愈厲害，這時候我確乎有點追悔當初出洋之失計了。

開船之後，落了一陣大雨，窗眼裏透進襲襲涼風，我想到艙外看看雨後的江景。於是乎開門出去，然而出去很不容易，幾乎是「步步荆棘」。門口幾張臨時烟榻上伸出兩毛腿，便先要留難你，出了餐間，走到船邊，偶然碰着橫躺在地舖上抹牌人們的脚，他便抬起頭來惡狠狠的對你釘一眼甚至還要口裏啞着瞎子。我很小心的從腿叢中跨過去，像戰地兵士之跨過電氣網，居然給我走到船的中部了。

那邊望去似乎很清潔，我想去走走。而新的難關又發見了。橫欄我前面的；是一道木柵，沒有鎖，却用鐵鍊纏住。鐵鍊的意義，我幸而未忘却，這自然是和巡警局門前所懸的虎頭碑軍棍之類，含有同樣的威權。然而何以要用在這裏？終於我抬頭看見中艙外邊釘着一塊的黑漆小板，才恍然大悟了。那板上有八個金字『洋人臥室，旅客止步』

洋人臥室裏，走出一夫一婦，後隨兩個小孩子，我認得這是我同一海船來的某戌卒家庭。我們曾在甲板上說笑遊戲混過一個多月，也算有點交誼，但今天，我只有轉過木柵後面的臉。——胡琴，唱戲的聲音一陣陣從艙中透出，我不是在夢裏，這分明的在中國自己的船上呵！

到大通，我為有幾件行裝自己不能拿着上躉船，而約定來接我的族叔慎知還未到，我便被棧房接客的茶房敲去了一元，因為我接到手裏的棧票一看，他便硬要我住他的樓房，終於賠賞了損失才罷。在歐洲獨自一個從這國跑到那國，沒有出一件岔子，而一入國門便做了『阿木林』我心裏很是慚愧，然而我又想；從前何嘗這樣的『阿木林』也是很伶俐的呵。現在的我，譬如猴子在園子裏養慣，重入山林時，攀藤爬樹，都不像從前的靈活。因為牠已經失去本能了。但本能究竟是本能。只要在山林裏

更住幾時，自然會恢復過來，我的耳朵使一個好例，在船上最後兩天，不是聽不見什麼喧囂了麼？

慎知也有事須得回里去，我們便做一路。渡過銅波湖，便到青陽，慎知叫到兩頂山轎，一個挑子，我和他們商量走夜路，因一則天氣太炎熱，日裏不便走。二則青陽飯店裏的臭蟲，到今還教我記得他的餘威。現在長江船上我已盡了放蟲賤的義務，身上還留下二三個疙瘩。長途疲倦我的血已經不多，在皮膚尚未完全恢復受叮而不癢的本能之前，還是吝嗇一點的好。況且今夜恰有澄鮮的月色，轎夫也樂意走。

在上路之前，須得教轎夫喫飯，我只有坐在飯店門口條檯上等候，這時候月兒已升上來了，家家門口坐滿了乘涼的人。孩子們聚攏了看我，眼光中露出驚奇。而大人則頗有鄙夷不屑的顏色。這是從前所沒有的。使我不解。

『噢！這是從省城洋學堂裏來的。』一個婦人於再三研究我之後發出這個結論。『不，不，從洋鬼子那裏來的罷，』在旁一個青年人矯正伊，『你看他穿着洋裝呢。』省城裏正在燒洋教堂哩，他眼光裏露出狡猾和惡作劇似的笑來了。『洋鬼子都已趕回國去了。可惜不會殺，斬草除根！哦！哦！斬草除根！』這是一點小小爆裂的火花，燒破他們為見生人而拘束的網了。一個腦後留着一叢頭髮的老

者，忽然慷慨起來；

——我不知道我們中國人爲什麼要進洋學堂，喫洋教，穿洋裝，做洋人的好細！真是賣國賊！秦檜！王氏！」

老者一番愛國議論發出之後，聽的人譁然笑起來了。遠處一個人厲聲問憤，「你們往那裏去？讓我來做了他！」這分明是惡意的嘲笑。然而人心似乎有點浮動，我不由得渾身毛骨悚然，只有搭起着離開飯店門前而鑽入轎子裏去。因爲我看見地上不缺少碎磚瓦，怕萬一他們高興，將我當作岳墳前的鐵像！

九華山影浸在銀灰色的幽輝裏，澹白到成爲一片霧光，遠遠望過去幾乎疑心是水晶疊成的。否則何以這般的明透？田隴草木，茶棚，茅屋，一積積的化爲溶溶銀湖裏的藻影，偶然也有幾條魚蝦，在波裏游嬉。這便同我一般的垂月而行的旅客。我這時本來可以發一點浪漫的詩興。而且還想和調幾句詩，而轎夫却不容我這樣風雅，一路勒索：喫點心，喝茶，買草履，幾乎三四里一次。而一個脛上瘡腫的轎夫，還得到烟舖去過癮，一進去總得兩個多鐘頭才得出來。慎知也惴然的不敢催促。爲的一開口，他們便發出強硬的聲音來，他們於老者一番議論之後，早失了對我的敬意了。

這樣一路延挨，到離家尚有三十里的楊家尖，天色已經大明。迎面來了兩頂山轎，裏面

是一對年近五十許的西洋夫婦。女的一瞥眼看見了我，臉上頓然顯出驚慌的顏色，男人也懷懼的將兩眼注視我身上，似乎十分的警備着；萬一看見我伸手向懷中摸時，他們便好下轄逃命。慎知對我說。這是聽了省城風聲而潛遁的傳教士，大通和青陽的早逃空了。但他們見了我爲什麼露出這般模樣？我思索之下，尋出理由：原來又是這套洋裝作怪，竟把我當作由省城來的學生了。我想着不禁暗暗發笑，他們見了我擔驚，那知我一路來担驚的心理，也不在他們之下呢。

我又明白了一件事：過西貢時曾買了一份法文報。內有一段關於五卅慘劇的記載。他說中國現在又發生了仇教舉動，某處教堂被焚，教士被戕。到了上海，才知不確實。我曾痛罵帝國主義報紙之無故造謠，現在才知道謠言是我們自己先造出來的。

我昨晚爲了一套洋裝，受了許多虛驚，其實洋裝之爲物，他們未必沒有見過，其所以如此者，不過也借了愛國的大名義，想發一發原祖傳來的天性罷。其不敢就動手者；一則爲了時代尙沒有像白蓮教，洪楊，庚子時間之擾亂，殺人可以不負責任。二則爲了有本鄉本土的慎知和我作伴，所以只好在精神上使我痛苦一番而已。然而想到那「讓我來做了他！」一句話，還教我不寒而慄！

到了羚羊鎮離家只有十五里了。我記起鎮

上表兄的家，民國三年，我會和母親到過一次。此時想借便去探望他。我便和慎知乘轎夫喫飯的空兒，到了那小巷口。巷口一擔破廁，一個糞缸，和地上潑積的污水，映入我眼簾時，恍然是十一年前的情景，中國的空氣或者含有一種不變的化學原素，否則在中國的東西，何以竟這樣歷久而不敝？想中國文明之所以能支持五千年之場面者，未嘗不靠着這種「不變性」罷。如果有人對我說：這巷口的破廁，糞缸，污水是從開關時留下的，我相信。若更說這巷口的破廁，糞缸，污水能保持這個情狀一直到世界的末日，我也相信，因爲們在我眼裏，已過了這許多年而一絲一毫沒有改變。不能不算是宇宙間一個奇蹟。

叩門進去，雞照從前一般的驚飛，狗照從前一般的狂吠，而天井裏的臭水，也發出十一年前那夏天一般的氣味。只是屋裏攤出的一羣孩子，這是不同之一點。

表嫂出來招呼我，伊的風涼頭髻和腳上的紅緞鞋都無異於前。不過臉面略爲蒼老些，而且身邊已有一個纏了足的小女孩兒了。大家將我和慎知簇擁進了房。表兄赤了上半身，躺在坑上抽烟，蒼蠅照舊在他油汗淫淫的頸邊飛舞。地上也照舊堆滿了瓜皮和濃痰。

他放下槍欠身含笑招呼：

「啊！小若，你回來了。我早聽見姑母談起來。但我現在幾乎認識你不得，你竟變做外國人了。」我們望下談了幾句中情況，又互詢了些家常，便轉入五卅慘劇的問題，為的是我恰從上海來，而五卅問題，又是這時談話材料中一件流行品。

「學生？學生們幹得什麼事？儘着空口嚷嚷。外國一隻鐵甲船來，中國就給打得落花流水了！」我表兄一面打烟泡，一面說。

「沒有實力原是不成功的，我說。但空嚷也得嚷幾聲。民氣太消沈了。不是用這樣的興奮劑鼓盪鼓盪，中國被人宰割盡了，還睡在夢裏呢！」

「興奮劑，表兄憤然喊起來。喫過早有百十劑了。效果在那裏？單以抵制日貨而論；五分鐘熱度的把戲，幹過幾回？你也知道。其實抵制一回日貨，反使日本人發一回財。什麼緣故：為的舊的衣服和東西扯的扯了，燒的燒了，而新的還免不得要置，又做一份去補那燒扯了的，我們自己受經濟兩重損失，仇人的貨恰好加倍輸進來了。」

「照你這般說，你那新昌店號還要發大財哩！」慎知接口說。

我的表兄聽了這句笑起來了。「開了店不希望發財難道希望折本？我不是不愛國，只是國貨銷不出去。為的舊式的太粗陋，仿造的不堅牢，沒人愛買。我不開店？總不能叫一家老

小挨餓呵！」他又回過臉向我說：我們做商家的，也有做商家的苦衷，不過你們學生總不肯原諒人的。

「你難道不是學生出身的人麼？」我無聊的說。

「這也不過當時不得不隨衆罷，」他說，「其實學校有什麼用處？我在商業學校辛苦巴結到的文憑，到商界混時還不如一張算盤之得用。我將來決計不教孩子們進學堂了。我這阿大——他說時指着蹲在牀邊和其他孩子共玩一盆蟋蟀口脚半段香煙的小孩。——我先把他在家塾唸幾年便送他站櫃台去呢。」

我坐在煙榻旁，腦筋裏又湧起了異樣的感想，——我從前對於老輩的中國人，認為文化革新的障礙物，但又不能由我的咀咒而使他們滅亡，於是我的樂觀，只有乞靈於時間了。我想：光陰似水，一年一年的淌去，過二十年，老輩的死亡了。中年的也衰老了。剩下的都是染毒未深的青年，由努力奮鬥之下，做了中國的主人翁，中國至少有幾分革新的希望。再過五十年又有一班離祖父愈遠的青年出來，那時社會上的障礙已經稀少或至沒有。那些革命和奮鬥的精力，便可以儲蓄起來，而為建築之用，百年之後中國光明燦爛的新文明，或者可以出現於世界。但是現在呢，我覺悟了。我的乞靈於時間的樂觀，還是幻想，老年人雖會死亡，中年人也會衰老，但是青年又怎樣？他們

才得在社會上留得幾聲空曠的聲音，便投入社會的洪爐裏鎔化了。這青年的兒童，於若干年後也同樣的被鎔化，甚者就在瓜皮痰迹之間輾轉到長大，將來又都成了中國的障礙物，一代一代，薪盡火傳，空曠如沙漠的中國，除了天際幾聲寂寥空曠的回音，什麼也尋不出！」

「軍閥政客的專橫，不足畏懼，外國人的殘殺，不足痛心，一切一切，由國際地位上所得的恥辱，不足憤惋，只要我們有人起來幹，換言之就是養成幹的實力。這些困難，都可以消弭而排除之的。但幹的人在那裏？過去？沒有。現在？沒有。將來？也沒有？」

我就這樣的辭別了表兄的家，再經過幾處茶棚和煙館，便居然回到我的家，而和可愛的病了的母親相見了。

我的南方

佩弦

我的南方，
我的南方！
那兒是山鄉水鄉！
那兒是醉鄉夢鄉！
五年來的徬徨。
羽毛般地飛揚！
如今是烟霧茫茫，
如今是烟霧茫茫！
隔了大海，

又隔了長江；

天的蒼蒼，

風的浪浪。

我抬着眼兒望：

我想的在何方？

想我的在何方？

在樓上！

在湖旁！

低頭的？

凝眺的？

招手的？

念名兒的？

願長毋相忘，

願長毋相忘！

我的南方，

我的南方！

花人眼兒的，

是滴溜溜的珠光——

南方，

南方的好時光！

她那肯

照到沙場上？

沙場上

只有刀鎗響，

至多只有

一點滴兒葡萄酒香！

酒香裏的夢也不長——

夢不長，

我的南方，

我的南方！

海甸作

茶話

子榮

茶話一語，照字義說來，是喝茶時的談話。但事實上我絕少這樣談話的時候，而且也不知茶味，——我只吃冷茶，如魚之吸水。標題茶話，不過表示所說的都是清淡的，如茶餘的談天，而不是酒後的昏沉的什麼話而已。九月十六日。

一 保越錄

元至正中，朱元璋麾下大將胡大海率兵攻紹興，呂珍守城抵禦，次年圍解，徐勉之紀其事為保越錄一卷。所記明兵暴行，雖出自敵人之口，當非全無根據：胡大海與楊璉真伽覺得沒有什麼區別。

「敵軍發掘塚墓，自理宗慈獻夫人以下至官庶墳墓無不發，金玉寶器捆載而去，其尸或貫之以水銀，面皆如生，被斬戮污辱者尤甚。」
「城外霖雨不止，水滂泛溢敵寨，溽暑鬱蒸，疫癘大作。敵軍首將祈禱禹廟，南鎮，不應，乃毀其像，仆窆石。」
但是最有趣味的乃是這一條，記至正十九

年(1359)是年英國文學之父 Chaucer 方二十

歲)二月裏一次戰事的情形的。

「庚午，敵軍攻常禧門，……縱橫馳突，詭計施侮。總管焦德昭倪昶等分部接戰。公(呂珍)躍馬向敵軍，一騎來迎。公叱曰，「汝是誰？」曰，「我捨命王也。」語未畢，公揮攬權已中其頤，遂擒以還。敵軍披靡。」

我們讀三國志演義，說唐，說岳，常看見這種情形，豈知在明初還是如此，而且又是事實。我們如說十四世紀，覺得這是中古時代，單槍匹馬大戰數十合是武士的常事，但說到元明便彷彿是不很遠，要算是近代了，所以不免覺得有點希奇。其實這種情形在火器通行以前大的繼續存在，我想在洪楊時代恐怕也還是如此罷。(個人鬥毆時至今存着這個遺迹。)

二 芳町

芳町(Yoshicho)是日本東京的一個地名，在德川時代(1603-1867)是「像姑」——稱作^マ在^カY(Kasema)——的蒼萃之區，所以在諷刺的風俗詩川柳裏芳町二字便當作她們(?)的代名詞了。日本的像姑，不能如琴言那樣見賞于學士大夫，過訪的人大抵都是些武士道的武士，假扮作醫師的和尙，(因為醫師大概是僧形，即緇衣削髮，雖然不算出家，)以及公候府裏的女官。文學上特別有一類論文小說，韻文方面則川柳時常說起，其他歌俳便有點避之若浼了。古川柳有一句云，

Seni harao

Kaete Yoshicho

Kiakuo tori

即是說最後的一項——招待女客的，但是文句却不很便於直譯了。明治維新以來，此種風雅的傳統遂絕，現在的「伶官」大抵專門演藝。我于光緒末年(1906)初次到北京的時候，還得親見相公們的丰采，第二次(1911)來時彷彿也不見了。閱中野三允著古川柳評釋(本年六月出版)，在關於芳町的一句下面，有坂井久良歧的這樣一節註釋：

「川柳裏說起芳町，即是指像姑，明治時有酒樓名百尺者，乃此類伎樓之一的舊址。支那戲子中多有像姑。前日往觀梅蘭芳演藝，得此一句。」

Pekin-kara kite

Yoshicho no

Iroo mise.

大意云，遙遙地從北京跑來，給我們看芳町的色相：原本更要簡鍊，翻譯時要想達意，說得很累墜了。良久歧是日本新川柳的「大師」，世有定評，但是眼光似乎稍舊，所以那樣的說，恐怕要大招中國梅派的怨恨，——這一點未免令我抱歉，有點對不起他老先生。久良歧的脾氣似乎也不很好，倘若我們相信廢姓外骨在他的變態知識(川柳研究月刊，現已停)上所說，但在介紹者方面總不能不負代為招到中國人的怨恨之責。

隨感錄

林語堂

作人先生來信謂這西南下一定得到許多見聞，希望能寫出來。我想這三個月之間在南邊固然有些事件，但是何嘗有北京所聞所見之足以引起我們的感嘆？據報上所載種種奇聞，如陰謀復辟，「整頓學風」，還有種種名流之怪論，與我在廈門所聞見張毅吃人一類的消息相比，何嘗稍讓絲毫——老實說起來，還要光怪離奇些！這似乎就是作人信中所謂「有些當出于老兄意表之外的」及玄同所謂「成日在苦悶無聊的狀況中一面看了種種(廣義的)遺老遺少遺小遺幼們之精神的復辟……頗覺有一氣炸了肺」之象。記的我走之時正是某某名流大說鬼話之秋(雖然此位名流也曾「大打玄學鬼」，回想至今只差了兩年，可嘆！)，今日回來又正是某某名流大唱「政治修明，實業發達，軍備充實，教育進步(雖段祺瑞的大執政令也不過爾爾)而學生『愛國心』倒可以不要，至少也應該詆毀之際。嗚呼玄同，我們雖欲不「氣炸了肺」其可得歟？且豈獨「氣炸了肺」而已，我們簡直非效喇嘛開打鬼大會不可。

論名流之加多

我離京時只有一種感想，就是國中名流之逐漸加多；無論其實際上已入流未入流，都早已具了老成練達學士大夫的資格。其最痛心者

乃此名流皆從新人物中補進的。惠靈吞嚙，托福總長嘍，江參政院員嘍，(據說「江」為洪水，「虎」為猛獸，如何不怕！)已知名的不算，其餘未成形的還多着呢！今日回京所有的感想也不過是國中名流加多的利害而已。且兩年前我剛從外國回京時尚有三種願望，(1)得西直門驢子而騎之(2)得東興樓蝦子豆腐而食之(3)得天子及蝦子豆腐固然還在，而好些往日理想中之所謂「名士」却已被發見不過是些候補名流而已。

中國算來也糟。我本來很高興的常常告訴人，特別外國人：不要緊的，等那些頭腦迂腐的老前輩死完了中國便好。只要他們死完了，中國便有希望。可是如今細細一想不但那些老前輩沒有死完之希望，且有蕃衍孳殖霸據中原之勢。正是一個遺老未去，三個遺少又來；已成的「亡國大史癩國官僚」正要功名成就攬着一大堆外國鈔票跑到外國租界去傳他們種子的時，未來的「亡國大夫癩國官僚」已相繼而起伸着雙手等着接收飯碗。想來實在可怕，難道今日什麼學生會學聯會的激烈分子將來也要全數變成學士大夫嗎？所幸的是我所告訴的外國人，不大知道我們此中的底蘊，我們遇見他們時，還可以鼓起勇氣接續說「等他們死完了就好，死完了一定就好」！雖然我們心裏頭要想

「不大一定罷！」

名流與心理分析

心理分析家常講 inferiority complex 的

道理。譬如一人于某事或某方面上自覺不如人，於是他的下意識必發生一種自衛的作用。因為這自覺不如的感念于他的精神慰安是有害的，故其心理必自然的生出種種防衛的方法（如特別的意象，偏見，信仰等）使此不愉快的感覺可以隱隱的消滅（其實只是蓋藏起來于下意識中），那人的精神便可因此照常安穩，憑良心說話，憑良心做事了。據說我們大多數的信仰發源于感情態度（Feeling-attitudes）。不是根據理智的。倘是用這種眼光觀察可以發見于我們思想信仰之後有極微妙的作用，有許多我們不願承認的，不大體面的感情與願望在。他們的存在只在下意識中，且若經指出來，其人必力加以否認。自覺不如便是此感情之一種。譬如不出嫁（按當作「嫁不出」）的中年婦人最不贊成的是他們美麗青年的姪女們自由戀愛的的事情。一再如我們三十以上的人跟十幾歲的小孩子一同出去走路，他們正東跳西跑觀前看後，我們却只想能少走一步好，於是我們不得不很莊嚴的訓示他們：小孩子走路也不端端正正的……」據心理分析家說，此一段教訓是于此三十歲以上大人的心理有益的，他暗中所覺得精神體魄大不如小孩子的不愉快的感念可

以借此深藏于下意識的海裏而于意識生活中得

恢復其平坦公正的態度，對自己良心也就很對得起了。同樣的，罵名流的人也須明白名流的苦衷。因為此次滬案發生以後國中如學工商界之參加運動固已夠忙了，政府也自面子上敷衍的過得去了，獨此名流既不敢表示滿意于政府「誓死騎牆」與「敷衍到底」的政策，一方面又不屑與青年學子合作，事後問心何以自解，隱隱中將不免起一種 inferiority complex。由是不得不有他們來「教訓」青年來「至誠懇的泣告」青年，或者聲明要來誘導青年們。什麼單靠感情不能救國呵，救國須先求學呵，青年惟一的職務是念書呵，望希你們再上課呵。外國人不怕你「愛國心」呵，都是為着名流自己精神上的慰安，不得不說的。好像沒有感情便是愛國，又好像名流之所以不加入運動者乃為求學，又好像沒有他們來指導，學生自己不想再上課的，不知道罷課是暫時的。推而至于極端乃有排貨是自己吃虧，罷課是自殺的種種謬論。但是因此名流的愛國債却還了，他們「自覺不如」的 complex 也已隱隱墜在五里霧中，而名流也就仍舊可敬起來了。自然名流同時也要恭維學生幾句話，但是這也是為着名流的精神慰安起見不能不說的，以表示名流態度之公正寬宏。（原來天下的馬賊 訟棍，鄉嫗，村婆沒有不相信自己態度是公正寬宏的）參觀 Ernest Jones:

Rationalization in Everyday Life.

政治與心理分析

Rivers in Psychology and Politics 說

「我想大半的受過教育的人現在承認許多種的裝大的社會的行為實隱藏着一種懷疑及忸怩不致自信的態度而已。心理學家謂此種及同類的行動是由于自衛機制 (defense-mechanism) 的作用，在這作用上人多少在不覺中(非故意的)採取那誇大的態度作為衛護，以免受了明白承認其不及人時心靈上所感覺的不安。」

倘是我們拿這個「自衛機制」的觀念來批評觀察近數月來政府的種種行動，我們實在可以多得點了解。Rivers 曾經指出英國大戰的陸軍部裏頭辦事上的種種耽誤時間的規矩虛文實在只是這許多新入來的人物不懂他們的職務的「自衛」作用而已。運動官僚中的虛文掣節都是所以保護不稱職的官僚，使免當面丟臉。故除此沈瑞麟必要請段祺瑞另派外交大員，「自衛」的太明顯不提以外，如政府之所以禁止開國恥大會及他種愛國大會，此中之「自覺不如」及自衛作用便較微妙，須細心的心理分析家方能覺察，最喜歡講學風腐敗的偏偏是軍閥與官僚，因為中國弄到這樣田地頂好有教育界出來代負責，使大家可以知道亡國者學界並非官僚。故如丁文江「中國弄到這個田地完全是智識階級

的責任」實可謂軍閥與官僚 defense-mechanism 心理最明白的表示，要說的比丁先生明白痛快恐怕不易。我們因此可以明白整頓學風不但是救國的急務，於官僚軍閥精神的慰安與自身的尊嚴也是當務之急。我們學界認罪過來，省了他們的 inferiority complex 變成 neurosis 又何樂而不為呢？(neurosis 一或，恐怕非真正「減膳」不可)

急進派與守舊派

急進自號為激進，守舊自號為穩健。這兩種人的不相容，近來越看越明白。他們的不相容是不能免的，是好的，是應該的。他們的互相討厭也都是好的，應該的健全的。由於他們的互相討厭然後社會才有進步，而且生活才有點趣味。有一天我同一位朋友踱市場，經過一個行人擁擠的地方，徧徧有幾位穿長褂的先生把一條路擋住又逍遙遙遙的若進若退，極其的自在，好像不覺得有他行人也要走路似的，我正對我的朋友說這幾位的討厭，忽然被我的朋友提醒：但是他們正以我們為討厭，我的朋友的話是對的。在一個普通行動委迤的人羣中幾個洋鬼子編要脚步快由人羣中衝過去是很討厭的。我的朋友的話是對的，是由這三個月的經驗使我記得我們走快的人要以走慢的人為討厭，也是同樣不能免的。

徵求猥褻的歌謠啓

大家知道民間有許多猥褻的歌，謎語，成語等，但是編輯歌謠的人向來不大看重，采集的更不是願記錄，以為這是不道德的東西，不能寫在書本子上。我們覺得這是很可惜的，現在便由我們來做這個工作，專門蒐集這類猥褻的歌謠等，希望大家加以幫助，建設起這種猥褻的學術的研究之始基來。

我們知道這些歌裏所含的藝術分子大抵很少，但我們相信這實在是後來優美的情詩的根苗，正如在土人夜宿山中懷家時所彫的刀柄上的女性模樣上面可以看出美術的起源一樣。從這些歌謠變為情歌，再加純化而為美人香草的文詞，這個痕跡大略還可以看出来。其次，我們想從這里窺測中國民衆的性的心理，看他們（也就是咱們）對於兩性關係有怎樣的意見與趣味。我們自己並不想去研究或統計，但深信于有些學者當有不少的用途。

我們現在所想做的事情是，(1)蒐集猥褻的謠語謎語等編為猥褻歌謠集，(2)蒐集古語方言等編為猥褻語彙。我們因為數年來參與歌謠蒐集的經驗，感到這種俗歌有特別蒐集之必要，又見日本廢姓外骨氏所編猥褻風俗史猥褻廢語字彙諸書，及猥褻俗語彙編纂之計劃，覺得這也是重要的工作，可以與歌謠連帶的舉辦。我

們幾個人現在便著手徵集，希望明白端正的朋友贊助這個計畫，供給各項材料，使我們在很長的期間內能夠有成績可以發表。

猥褻事物的範圍內普通包含這四個項目，即(1)私情，(2)性交，(3)支體，(4)排泄。私情的詩本來還不很忌諱，可以收到尋常的歌謠集裏去，暫且不必管牠，現在所要徵集者乃是比較狹義的，以下三項為限。無論這些文句及名稱在習慣上覺得是怎樣的粗俗（如說明書中所舉的各例），我們都極歡迎，因為這不是在紳士淑女的交際場中，乃是一間很簡陋的編輯室，在這里一切嘴裏說不出的話都是無妨寫在紙上的。文調務求存真，有音無字的俗語可用注音符母或羅馬字拼寫，或用漢字音註亦可。關於徵集項目另有說明書，請寄郵票三分至北京大學第一院語絲社，即當寄上。

我們預定在明年六月底編成猥褻歌謠集第一集，猥褻語彙期尚未定。歌謠集並不公刊，唯具有特種資格者可以購取，投稿五首以上的人常各贈與一部，不及五首者也當予以別的便利。投稿或通信請寄下列三處：

- 北京新街口八道灣十一號，周作人，
- 北京廠甸西北園九號，疑古玄同，
- 北京後門內嵩祝寺夾道五號，常惠。

十四年雙十節。